

普羅提諾斯的流出

Plotinus, 204-269 A.D.

陳復

你有沒有發現，普羅提諾斯說的睿智，很像我們宋明儒學在說的「性」，尤其是「自性」？自性是本體，嚴格來說與如同太一的宇宙本體不同，當自性這個本體與內在的意識（心）接軌，人就開始有洞見，這種觀點能完全解釋普羅提諾斯的睿智……

普羅提諾斯是新柏拉圖主義（Neo-platonism）的開創者，同時還是希臘化古典時期偉大哲學家的最後一人。在羅馬，各哲學流派都一致強調哲學探索的實踐目的，認同哲學要替人生服務做路向。就後世的西洋文化觀點來說，過度強調實踐的獨立價值，自然會削弱哲學探索本身自具的意義。在這個時期，哲學的理論探索目的在於實踐有價值的人格，一旦把哲學探索賦予明確化的目標，這個目

標的價值就無法由思考議論的路徑去做任何證實。因此，開始有人自然而然去尋覓一個具超越性的宗教傳統，來做實踐人生目標的價值源頭，在這個過程裡，冀圖把古希臘的理性主義與宗教信仰結合，就有新柏拉圖主義的蘊生。

普羅提諾斯生於已經是羅馬殖民地的埃及，年輕時曾在亞歷山卓城尋覓良師聽講，都無法由這些有名的智者口中獲得讓自己滿意的答案，直到二十八歲那年遇見阿摩紐斯 (Ammonius Saccas)，纔終於覺得心安，師事阿摩紐斯，前後有十年。西元前二四二年，他參加羅馬皇帝葛爾帝安 (Gordian) 組織的遠征軍，到達波斯，特意在那裡認識波斯與印度的哲學，這對他產生深遠的影響，而他的皇帝在那裡被人謀殺，這種事情在當日司空見慣。直到四十歲，他來到羅馬，覺得自己的學問已經有得，纔開始創設自己的學派，有大量羅馬當日的高官顯貴，包括皇帝加里納斯 (Gallienus) 與皇后都來聽講，由此可見盛況一斑。

普羅提諾斯最崇敬柏拉圖，他曾計畫要建立一座柏拉圖城，剛開始獲得皇帝加里納斯的同意，後來皇帝因故黃牛，使得計畫無疾而終。然而，他對柏拉圖的崇敬，使他每回談到柏拉圖，都會使用尊稱的「您」而不用「他」。普羅提諾斯在五十歲前，都是通過口授來傳播思想，其後開始寫作，寫出五十四篇論文，六十歲左右，他收包爾斐里 (Porphyry) 做弟子，死後包爾斐里是重要的傳人，把他的著作整理出六本書，每本書有九個章節。包爾斐里很推崇自己的老師，著有

普羅提諾斯的傳記，裡面特別指出在老師門內受教的六年間，親身經歷普羅提諾斯有四度忘我的宗教性體驗，其狀態與神合一。

普羅提諾斯知道天主教的存在，然而始終沒有皈依天主教，對照往後中世紀天主的信仰全面籠罩社會，呈現出信仰的單元性，普羅提諾斯提供我們極寶貴的資產，讓我們瞭解西洋人沒有信仰天主前，呈現出信仰的真實與自由（這意味著信仰的型態尚未被制約），而普羅提諾斯的哲學就建立在他個人的神秘體驗，再結合柏拉圖、亞理斯多德、新畢達哥拉斯學派甚至中期柏拉圖主義的思想，而組織出他獨特的哲學體系，譬如說，面對著羅馬歷史裡災難最深重的時空，羅馬帝國因為戰爭與瘟疫而死亡總人口的三分之一，普羅提諾斯冀圖擺脫現實世界裡毀滅與悲慘的景象，轉而觀照一個善與美的永恆世界。

普羅提諾斯具有嚴肅的人格情調，他與天主教的信仰者同時覺得這實際生活的世界已經毫無希望，唯有其他的世界纔值得人獻身，對於天主教的信仰者來說，這個其他的世界就是在指死後回歸的天國，對普羅提諾斯來說，這就是理念的世界，這是與虛幻的現象對立的真實存在。後來的中世紀神學把這兩個觀點結合，尤其是聖奧古斯丁，他視普羅提諾斯為「柏拉圖再世」，還說如果普羅提諾斯如果生得再晚些，只是更改他文章裡的幾個字句，就是一個基督徒了，然而我們卻珍惜他生得稍微早些，正因他還不是個基督徒，我們纔有機會看清關於神秘

體驗的其他可能性，而這種可能性不能忽視波斯與印度的影響。

普羅提諾斯強調上帝的超越性，上帝被稱做「太一」(The One)，超越全部的思維與存在，寂然而獨立，沒有任何個別的型態，包括語言可理解的型態，能說中其深意，這太一，雖然生出萬物，卻不屬於萬物，它沒有任何的限定，不是質，不是量，不是智性與靈魂，不是動與不動，沒有時間與空間，但，與自己同一，沒有任何型態，在任何型態或動靜前存在，嚴格來說，我們連稱「太一」都有問題，因為它雖然是「有」，卻超越全部的「有」，名稱只是姑且給出。對於上帝，難道什麼都不能說嗎？普羅提諾斯說我們只能說上帝不是什麼，不能說上帝是什麼，因此我們講論上帝只能通過低級事物的類比。

傅偉勳先生指出，普羅提諾斯對太一的看法，猶如古印度《奧義書》裡的哲學家雅吉尼雅窪爾加 (Yajnavalkya) 說的絕對實在性一樣，普羅提諾斯打破全部理知的探索，在言亡慮絕的超越境界體驗出超越萬有的究極存在原理。普羅提諾斯說的上帝既然在全部存在的遙遠彼岸，如何能推衍充滿著有限性與雜多性的現實世界呢？作為西洋哲學裡歸類的神秘主義者，普羅提諾斯無需忌憚論理的乖謬，大膽跨越理性的極限，使用一種詩的比喻，將整個宇宙的開展描寫做日光的流出 (emanation)，上帝或太一，如同太陽的光芒，全部在上帝外的現實存在都是日光層層流出的結果。

最早由太一流出的稱做「睿智」或「精神」(Nous)，翻譯做精神的羅素對這個詞彙沒有安全感，而傅偉勳先生則並不對睿智有絲毫困惑，我們就姑且稱做睿智好了。睿智並不在時空的限制內，這是超感覺的存在，這是種對太一或自體直接的體認，在人的存在意識裡會表現出知的直觀，而睿智會呈現出永恆的淨福狀態。由睿智裡流出的就是靈魂，當靈魂突然被太一照亮的時候，我們就具有某種知識，我們的體內有著某種偉大的東西，雖然我們並不知道那些東西是什麼，然而由這些東西的運動與發出的言論裡，我們看見的並不是我們自身，而是推動這些東西背後的能量，這是當我們把握住純粹的睿智的時候，會有的狀態。

你有沒有發現，普羅提諾斯說的睿智，很像我們宋明儒學在說的「性」，尤其是「自性」？自性是本體，嚴格來說與如同太一的宇宙本體不同，當自性這個本體與內在的意識(心)接軌，人就開始有洞見，這種觀點能完全解釋普羅提諾斯的睿智，這種狀態如果就天主教來說，會稱做「歸返上帝」，就漢朝的儒家來說，會稱做「天人感應」。睿智流出的靈魂，會先有「世界靈魂」，再有「個體靈魂」，前者沒有形體，未與感覺世界直接接觸，後者具有肉體，由世界靈魂在個體的人存在裡流出個體靈魂，而與肉體發生聯繫，肉體死滅後，這個體靈魂會繼續輪迴轉生，因此普羅提諾斯主張靈魂不朽。

普羅提諾斯同樣有二元論的見解，他鄙視肉體的存在與價值，認為回歸純粹的靈魂狀態實屬人生的終極。因此，他視全部物質的存在為「惡」，物質的唯一功能就是承受形式的規範，作為個別的具體事物，如同鏡子般，因受著睿智的照射，在鏡面反映出萬種樣態，然而太一纔是「善」，物質則是善的欠缺狀態，因此呈現出醜陋與黑暗，因此，人如果能通過哲學的思索，擺脫感官知覺的各種束縛，不斷淨化與提升，最終纔能與太一結合，這是種主客交融無別的狀態，因此哲學就是靈交上帝，獲得永恆生命的手段。不過，普羅提諾斯這種說法完全不符西洋哲學的理性規格，他無異於宣布哲學的死刑，起碼是古希臘哲學。

當然，要歸返上帝，還有兩個辦法：其一，通過音樂，人應該超越感性的聲調，藉著節奏和規律獲得理性的和諧，這就是美的境界。其二，通過愛情，這不是對具體對象的陷溺，而是透過對形體美的默觀，上升至對無形美的默觀，這無形美就是上帝這至善的反映。這歸返是一種辛苦奮鬥的歷程，當你抖落對塵世的留戀，與上帝交感，就會獲得超越而內在，絕對幸福而寂靜的體驗。這些說法，對我們中華文化圈有修行經驗的人來說，很熟悉。普羅提諾斯作為新柏拉圖主義的創始人，他擴張開出由蘇格拉底至柏拉圖那神性與理性結合，具有神秘主義的一面，而與亞里斯多德擴張開出理性的概念來獲得精確的知識，很不同。

但，我們不要認為他排拒亞里斯多德，他常隱藏性在徵引亞里斯多德的思

想，而不斷與後者隔著時空對話。譬如前面他對物質的描寫，就是對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兩人發生矛盾的物質概念的調和。他的弟子包爾斐里則比其師更沈醉於新畢達哥拉斯學派的傳播，該派視柏拉圖為雅典化的摩西，企圖將希臘哲學與埃及宗教結合，反對天主教的一神論，認為宇宙創造的原理有二：其一，理性或神性；其二，生化出世界的物質，因此，沒有形體的靈魂是善魂，已有形體的靈魂是惡魂。這其實與中期的柏拉圖主義很像，他們都認同宇宙不可能只源自一個原因，如果上帝是宇宙的唯一原因，則惡就無法產生。

因此，當包爾斐里的弟子楊伯里古斯 (Iamblichus) 創立敘利亞的新柏拉圖主義，他的神學色調比哲學色調還濃厚，他的思想把普羅提諾斯的「流出說」說得更龐雜，民間宗教裡的諸神全都被羅列進流出，他主張完全的神不會被不完全的人召喚，神的能量只會藉由民間信仰的種種儀軌與法術而被召喚，其弟子埃戴西物斯 (Aedesius) 更是多神論的主張者，羅馬皇帝朱立安 (Julian) 背叛天主教後，就受到楊伯里古斯與埃戴西物斯的影響，提倡這種新柏拉圖主義，譬如他尤其喜歡太陽神的信仰，認為太陽神是感性與理性兩個領域的中介神，這都是普羅提諾斯哲學的餘緒。

補給思索：

一、普羅提諾斯對柏拉圖哲學的繼承與開創，使得其思想依舊是觀念論的變型，他的二元論與柏拉圖的二元論有什麼異同？

二、普羅提諾斯「歸返上帝」的辦法，是否為一種復見本體的工夫論？你覺得普羅提諾斯為何會說人通過音樂與愛情，能歸返上帝？

徵引書目：

1965，傅偉勳《西洋哲學史》，台北，三民書局，第一部第五章第五節，p168-173。

1990，李震《希臘哲學史》，台北，三民書局，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三章，p187-202。

1995，羅素《西方哲學史》，台北，五南圖書公司，上冊，第一篇第三章

第六節，p380-399。